



湖南隨錄

元氏

^16  
2319



燭影賦 南越



茅茨日暖  
春興方悠

幽攤古帙  
一部宋春秋

其間燭影之傳疑  
筆痕分明其有證

萬古江浪  
是非誰定

以為真也則人情之所不忍為  
以為偽也則史氏之記錄昭垂

欲斷未斷  
竟晷沉思

精神忽憊  
一夢乍成

風飄  
指決滄

而吹余  
而上征

行到一處  
世界寬平

逶迤其外  
白玉為城

岌業其內  
閭閻有門

入累息而屏處  
窺玉皇之嚴尊

庭有二丈夫  
各抱牒而求訟

規容貌皆非常人  
而又規其僕從

一則自稱圭胤  
一則自稱廷義

兩對相者  
如負深愧



玉皇曰噫二趙天子各據所懷請先伸理世居涿郡身遭五季權網墮

堂上帝位陳橋之變臣亦不可謂之無力然不務而不伐何幸金橫

未命不肖之臣遺草民望有歸迨皇兄之未豫延入大內托以後事茲難負兄其言曰汝陟元后勉強就

那知後世不究人之情實發源於一柱之通要蓋由李燾信其吳僧錄其

無據殊不知燭影下離席之狀又不知斧斲地好為之聲大則  
私意乃小臣避位之時也抑皇兄固推之誠也小則

君臣之義豈可肆行篡逆縱臣之不為天子奈何汲之於得位  
骨肉之情同臬獍而自榮猶不失富貴其身用輕戕其天倫

大抵鼓鐘於宮莫顯于隱苟臣之有此不祥彼臣民之縱不言我何面目居其上  
聲聞于外聖訓不昧神人共知其無狀

醜言一發不能容置我喙爭信參三殺人海枯山崩九原之恨不滅天長地久百世之痛誰雪  
天日在上不能照此肝肺誰下鬼一車載

追懷往事大略如斯泣亂聞之歛衽長跪曰臣以周家之征遼漠而出  
不禁沾臆惟皇洞燭靈眉愁慮一二致辭

舊臣不能禁麾下之欲富貴豈臣心之所欲連母后之臨崩  
師黃袍燁其加躬日兢其惧未終發傳身之遺命

嘗念田舍翁十斛資產况神咒手自經營不與子而與弟  
尚不肯他人是情貴天子方富四海在常情而猶殆

母命雖曰慇懃茅念授受之事國有長君我既以至公  
不難夫中途而改古有堯舜人心可鎮弟豈不以至

而與弟爰遵慈命厥後友愛目之以龍行虎步當灼  
公而與臣榻前誓約老而益篤私自賀付托之得人不曰

艾分痛之日及大疾之不起是豈有他意哉倥惚垂絕之哀懷  
恩而曰親又召之而延入屬社稷之長策不可耳聽而心錄

百世後傳德昭之言屏我舊使之臣僚然後離席進退  
竊恐夫自我口出去我至親之妻子從容問我曰

傳位之事我雖知挾雜而來機但高聲好為之一言  
奈何事勢已迫不可呵也亦憤氣之攸激

卒之行楊廣之古事可憐吾妻兒之寡弱既殺其夫與父  
鬼神森列方何益紛悚懾而蒼黃快若膜之去乎睚

彼母子托命之言以此逆料其情方吾未死其欲殺之心一朝  
不亦踈且愚哉久矣漸之而由來幾年蟠積於骨中方自

偃然樂琴朕與孤朕德昭之促殞非辜佳羨之憂殂房州  
為功御皇兄之富貴諫抱屍而痛哭無一言哀痛之及

君兄何負而弑之天理人倫惟幸史氏誅奸之筆地下  
冢任何罪而殺之一時並夷得知其迹嚴若鉄鉞人間

冤鬼哭 千秋萬歲 彼焉知燭影之隱 雖然 弟兄之間 已往之事  
公論明 遺臭遺芳 至今日而逞露 不必藏怒 不必深訐

寂可恨者 身得天下 十七載之君臨 不意竟成奇禍 非我  
上法堯舜 公天下而為心 耶懃德於身昆

有四海者 久暇而不歸 無異於叢祠之借神 有時乘風  
子孫 烏知其非有也 竟枯死而誰咎 臨睨舊土

陳橋月低 滿目遺跡 然而 孰能長保而不滅 興亡一丘墟  
汴河樹古 搃成悽惻

注義子孫 徽欽二帝 仁高二宗 自孝宗以後 若  
雖曰世有天祿 羈死漠北 皇嗣永絕 皆吾子孫 亦

顛木之有鬯葉 以此自寬 冀帝之小垂明斷 言  
亦天命之不替 足慰冥漠之幽魂 費千辭而不憚煩 玉

訖痛哭 皇亦為之動容 注義於是 面色如土 方欲再下 玉皇麾而止言  
雷電談鋒

嗟爾注義 若非之言如此 天之與人 五倫攸叙 君臣之義  
不必多言 是非又何可論 莫非至善 人道斯下 長幼之序

各居倫一 有同鬼域 君雖不道 凡雖不德 況臣胤之為人  
網舉目張 在臣當忠 在弟當敬 心公且正

挈重位而援汝 以言乎君則 可謂仁君 以言乎兄則 於汝何負 殺其身  
諒友愛之天性 可謂仁兄 於汝何虐 曾不念

及其子孫  
相煎之太急

宜羣儒之掉筆頭  
施刀鉅於既骨

倘使爾

方玉几之初憑  
動哀毀而侍藥

追攀  
讓德

髯之不可及  
昭而歸藩

若舜禹之避朱均  
秉天倫而自存

俟謳歌訟獄之攸歸  
勢將出於不得已

然後

即祚頌告  
宅心如水

以德昭為皇太子  
以匡義為皇太弟

接之以恩  
待之以禮

身亡之後  
以此相傳則

上不  
下不

負母后之命  
孤皇凡之遇

天理就正  
人倫歸厚

燭影之下  
詎有此醜

仁公之名  
騰播人口

殺青千秋  
大書特筆

計不出此  
悔其追諸

匡義哭出  
垂首躡踵

余亦推枕  
寤而有悚

知天之哀我勞瘁  
仍追記其始末  
引精神而諷諭  
為燭影之醜

### 任子洞山訟記

伏以臣家勢寒微落在遐鄉門衰祚薄躬耕手鋤弱子殘孫勢孤  
力單立於凌萬侵犯之場二百年來累代相傳宗基先塋一朝被  
奪於土豪生者不得保其居死者不得安其葬幽明冤痛控訴無  
處跋跣千里寸進入洛不避鈇鉞之誅敢冒雷霆之威大聲疾呼於  
天日之下昔在嘉靖十五年臣五代祖副司猛任佑卜居卜山於本縣北  
面空谷一處種樹成林營局養山於上削高填低修基作舍於下鑿  
泉為井墾土為田之子之孫居斯葬斯山皆任氏之墓洞皆任氏之村也一  
土一石莫非任氏之所修筭一木一草亦莫非任氏之所種養也世葬此山

世居此谷者年今二百雖外人之追後入居者亦多有之而村名則猶以任子洞稱之康津北面任子洞踈有口者皆言有耳者皆聞古今帳籍昭三載之京外老少歷三知之至入於騷人墨客之誇談矜語人雖云七洞不泯名近來士大夫之恃勢蔑法奪人葬山者比三有之而猶不敢犯乎此者偃然一崗為任氏之所守護者久矣儼然一村為任氏之所經營者遠矣故也本縣居前府使崔柱華即臣同姓三寸叔故幼學任處仁之門人也處仁生時雖不以科舉為業文學之贍優詞藻之警發名於一鄉聞於四隣遠近士子無不負笈而惟此崔柱華居在咫尺晝夜隨從自雜襦褌為人穎悟臣叔處仁愛而

重之養而教之十年導訓以成其才思逾父子情逾骨肉者也何意此人偷葬此山冒占此洞也今六月向前崔柱華遭其母喪忽生奸計臣隔籬所居常漢金山威力捉去酷加重杖金山家基歇價劫賣之後乃可曰我葬我家之後山人孰禁我也遂占穴於臣先塋同崗一脉距人家至近之地臣具由呈訴本縣推捉其事知奴子則終不就現乃與縣監先自密議然後出奇發謀乘夜設後多聚軍人圍立作城雖欲禁止其勢未由奔告本縣請治其罪則縣監佯若大驚據理論題曰此處果汝先塋而且是人塚百步之內則不可奪葬即欲摘奸是矣水操臨行不得徃見吾於過操還來後當為摘奸處置汝頂

姑退以待吾還官可矣云云臣再三進退縷屢呼訴則唯以溫言荅之而已終無處置之意其陽公陰私言直意曲之狀可現於形色臣無可奈何掩泣還來曲陳師勞之分義且示官令之如此則崔柱華視之不見聽而不聞推背逐之略無顧忌因夜董役仍為偷葬毀出人家至於數戶臣與隣里諸人縣名齎訴於監營到付於本縣則本縣亦不聽理反以臣稱謂堂上官凌辱搆虛捏誣指白為黑勒加笞杖以挫其氣葬完之後縣監歷路來見此處曰果非他人可葬之地而今已葬之無可為之若以已葬之故謂無可為則有族山者不得保其先塋而偷葬者將為其主乎真如縣監之云則人間萬物寧有定主乎先祖任佑始為入葬於嘉

靖其子其孫連葬於一崗之內者多至十有餘墓則異宗同源決不可為今始偷葬之崔哥一塚謂之已葬而不可掘出云則百年前已葬之臣先塋其可掘出乎縣監此言誠未滿一笑也無非世無公道人多私情之致而崔柱華之為一大執言者非顯官之墓則法無步數信如是說則無職之墓龍尾後磬砌前將為他人之所占乎其在事理斷不然矣曾在先朝他人葬山之內則不許入葬明有受教崔柱華雖曰武夫身為顯官位至三品則猶與凡人有異無主空山何處無之而不遵先朝聖教偷葬師傅之先塋冒犯師傅之祀堂士大夫固如是乎真可謂不仁之甚者也人家百步之內禁葬乃是法典故自古遵行人莫敢犯今此



崔柱華偷葬處乃臣家數十步之內而在任處仁祀堂則相距最近其他民家皆在百步之內而距臣先塋則遠者六七十步近者四五十步狀如貫珠於一崗之上有族葬者然以此以彼俱非士大夫之所可為者而崔柱華之又以其買得家基之後為一藉口之資家自為家山自為山之主葬其山家主居其家自是常事金山家基之上有臣家其上有處仁祀堂其上有崔哥偷葬其上有臣先塋而九十步下人家數間基威力劫取之後九十步上他人葬山指謂之家後山而混葬其母於他山以異宗為同源此豈人理之所可忍者不待官決輕先入葬乘時作奸毀家黜人者為訟官之道宜治罪掘出

而訟官之屈法伸私至於此極則此豈明時所當然者節屋蓬廬之下窮天極地之痛將訴於何處乎人心不淑世道不古恃強凌弱以大吞小正是當今之茅一痼痛古今天下安有若是其無理無據無憚無忌之特甚者乎二百年前先塋一朝為他人之所葬二百年前家基一朝為他人之所占瞻聆所及稍有血氣者則莫不切齒腐心而臣之冤痛倘復如何哉瞻彼丘壠之寂寞顧此身世之零仃腸摧肝裂直欲溘然臣之所訴如不準信則任子洞名尚在於漢城府帳籍真偽曲直此可見矣咫尺天威焉敢誣為伏望 聖慈參其事情究其形勢勿委本道本縣特令該府該曹詳考前

後帳籍明查彼此曲直以彰國法以示公道俾解神人之感快  
靈幽明之痛謹聞

祭流丐文 壬子春判官李齊聃

以酒果食豚之品致祭于流丐之魂曰嗚呼爾何姓何名何邑是汝家  
何方是何鄉其或有父母兄弟乎其無乎其或有親戚故舊乎  
其無乎何為而生此不辰又何為而逢此大殺抑復何為而遭此  
毒厲竟作此可憐可哀之魂乎其爾之天壽天祿都盡於今  
歲乎抑爾之大運大厄並會於此地乎人固有一死雖千歲之  
壽萬金之富棺槨衣衾之美墳墓祭祀之節及其形魂一離蕩為

冷風化為飛塵之後夫誰知其有知有覺則吾於爾何愛何悲  
哉惟爾望我而來仰我而哺我不能飽爾之飢又不能藥爾之病死  
於我境埋於我土而凡我有主之魂皆有依托四時佳節皆能有飲食  
惟爾之魂躊躇彷徨於空山叢林之間千結萬怯誰復以一勺醪一盃  
飯向爾而酒招爾而饋者哉若然則今日之為旱為災又安知非爾等  
怨氣為沴為孽之致者哉此吾所以哀爾而慰爾者也嗚呼念爾棄  
其鄉土泡浮蓬轉百家不得一掬之米十呼不得一匙之飯况冬夜如  
年雪虐風飈食雖飽酒肉處密室猶不能堪惟爾以枯苦之形空乏  
腸簷架為家藁蔀為衾雖木石為體金鐵為命其何不消

嘶乎吾雖哀爾不能自炊而自食故朝夕饋之以粥爾等仰而為命  
耳恒傾於鼓響目欲穿於烟起蟻集鵲散狂叫亂啜既枯之腸其何  
能充補而延其命哉我之所愧者身為朝廷之命吏不能奉承視民  
如傷之德意使爾生無以措死無以殞結我實有罪更復何言嗚呼  
人之死也其精魂不散長遊於常遊之地爾等雲陰雨濕之日月白風淒之  
夜必遊南川之邊沙磧之上而灘聲方空咽白石方烟迷其或嘯于斯  
啼于斯相與指某處而曰此吾所坐之處也指某所而曰此吾所卧之所  
也思有啜而空蕩方其臭求有見而茫忽方其色怡悵方四望靡所  
適方曷托設壇斯方震鼓長些大招方慰爾其無東無西無南無北

招朋挈類來享我誠以忘爾哀怨鬱結之恨吾又導爾以永有依歸  
之所夫先王為無名無依之鬼立厲壇于州府郡縣每於春秋冬三次  
祀之今府厲在城北五里搃廣其爾其永以為歸歲二年庶有飲食

白骨埋置祭文 戊辰春判官俞肅基

維歲次戊辰乙酉朔二十一日乙巳判官使軍官朴來後告于新埋之諸神  
府城外丘陵之側蒿殞累歲且久風雨以蕩之狐狸以食之牲骨髑露  
出日照之星有光惟是惟流丐餓孳與穉兒尸棚之無主以葬之者也謹  
按禮之月令有掩骼埋胔之典實出先王愛生及死之意奉而行之豈非守  
土者責乎於是命將吏四出以收拾凡得男女老幼之骸二百九十餘具各

就其殞處歛而瘞之遂以酒一盃餅一盤果三品蒸豚泡湯各一器設於殯壇之上酹之曰嗟爾羣靈體魂無託陰魂靡依窮泉萬古不識其為誰氏子也寤不悲夫然持此曩者曩骸原野將與犬豚馬牛之骨等而視之也可謂得所矣其各醉飽歸安爾室毋為厲鬼以作灾沴寔太守區區之望也

城後 啓

癸丑冬觀察使趙顯命

東國人之長於守城名於天下者無他三國之際有邑治則皆有城池賊來則在堅壁守城千里清野故賊無所食輒皆狼狽而歸雖以唐太宗之英雄隋煬帝之兵力終不能得志者良以此也我朝則

不然有城之邑通八道計之不滿十之二而不過窮深僻澳設置數三山城乙仍于臨亂則以通衢大道子女玉帛棄而與賊而全軀保妻子之道臣懶怯無膽氣之帥臣轉頭鼠竄於窮山絕峽之中君父安危社稷存亡置之於相忘之域者比之有之然則無邑城之山城乃所以資不忠者便身之圖而已非所以為控扼要衝藩衛王室之具也臣於此未嘗不慨惋於壬丙已然之事是白在果雖明知邑城之不可不設山城之未必得力是白乎乃邑之設城實非今日形勢事力之所可輕議是白在如中小邑鎮則雖無城固無所損而至於道臣則國家委任之重方面安危之托專在一身雖在平常無事之時重門御暴宜有其

術况當早晚緩急之時一路人心之去就惟道臣動靜是視若無一定之信地崖壙堅壁之自衛以示效死勿去之意蒼卒波湯何能鎮衆心而奠一道也如平安之慈母城嶺南之加山城海西之首陽城本道之威鳳城皆所以為道臣臨急依歸之所是白如乎此有金湯之固天塹之險一入其中可以免賊鋒之充斥是白乎乃以道臣一路觀瞻所屬之身臨亂舉足一去信地則一丘孤城之外千里封疆非其所有以此避亂則可矣而將以控扼要衝藩衛王室鎮衆心而奠一道如上所云則不亦左乎臣之賤見本來如此而曾按嶺管時聞戊申亂中以大丘府無城之故至有入守架山之浮議而道臣不聽得免崩潰之患是如乙仍于臣

於此益驗臣見之不差經營等城之計是白如可適值辛壬大侵有志未遂是白遣及今忝按本道則臣管所在全州府城未知設等於何年是白乎喻壬申倭亂故名臣李廷鸞守此城却倭有功可見其地利之足憑况旆真殿奉安之地事體與他尤別而決非臨亂輕去之地是白在如中到今頽毀過半不成額樣其為虛踈與嶺南之無甚異同其在陰雨之道不可不一番修葺以為不虞之備是白在如中臣試留意商度則舊城石子甚好可以仍舊用之者過半則容入財力及所綢役夫不過為東萊新城所需之半而臣所鳩物力僅可以了此是白在如中荐凶之餘輒始大役似涉非時是白乎矣既有白得之財力不煩請行於

朝廷此分不喻沿海賑邑飢民中丁壯者從自願給料募用則亦不為無助於賑政而古人已有行之者乙仍于開春即時將欲始役為白乎旂後軍段傍近稍實十數邑烟軍及僧軍一日使用計料為白乎旂本府判官具聖弼不但政蹟優於道內長於幹才此等興作之事亦所關習將與臣營幕裨中可堪者左右分授以為終始董督之地是白在如中伏聞 朝議以善賑將有加資之舉是如為白去乎若陞堂上則例當遞歸是白乎而今此築城係是道內大事限畢後同具聖弼賞加姑為停寢何如為白乎乙喻 令廟堂急速 稟處為白只為

等訴 直長李承敏

云云父母之於子有罪必怒者乃其慈愛也子之於父母有慟必呼者乃其至情也而惟我使道民之父母也今矣等禁山冒葬罪固有之殃及先魄痛亦迫矣敢呼至情冀垂慈愛者府北乾止一山以御鄉鎮山自 國初裨補別定山直守護而官司之常飭民俗之習知只在於禁伐禁耕曾未及禁葬故自古在昔不但愚民入葬表々士夫亦有之意者其或本有入葬之禁而廢弛致此歟其或要在翁蔚只禁耕伐而然歟有未可知而乾山中許多沃土曾無一畝耕懇處惟墳墓之見在如此若葬墓耕田俱有 國禁則耕禁葬禁必不行

一止且又所謂半塘山乃乾止山南麓最近邑居自城中相望而其上塚  
塚無數古今無禁來脉禁葬亦必不舍近取遠推此二者而知之則乾山墳  
墓之禁似乎初未有也逮我 孝廟朝壬辰年因官庄防 啓致有葬墓  
掘移之 命其時巡相與府官商議以為掘塚累千振古所無幽明之  
慟不惟可恤而感傷之灾亦所當慮該曹 啓請掘移逆出於謂其此  
少則掘塚累千本非 朝家本意遂為保宜從事不迫掘移至今灑掃  
實是禁葬之權輿也此後年久禁令漸弛入葬滋多至于癸亥年自  
勲府折受設庄地既盡闢山亦童兀自是以後乃為空山非復禁地或耕  
或葬無所顧忌以至如今則此無非矣等效尤之罪也臺章一播入耳喪  
魂措躬無地寧欲攢入雖被罪律固無所辭第以祖先入葬之年或逾數  
百或過累千已塵之魄既白之骨一朝掘移遷動其間至難之勢不忍之痛  
為如何哉不惟生人之情若茲而化者有知又復何如哉是在一二塚墓亦所  
當恤况至於四千餘塚乎若使臺臣俱知如許則或未必有此掘移之請也  
嗚呼自有是事士女相泣道踣相唁閭里景象已極愁慘而况當掘出之際  
累千塚累千子孫扶襯枕轉携骨呼哭環乾止一山哭泣之聲將拂于天此又  
何如景象耶茫茫之天亦必有感况孔邇之仁人乎使道其惟聞苟聞則必將  
測隱之不暇而思所以濟之也茲敢昧罪冒嚴疾呼至情伏乞使道勿以其罪  
而廢乃慈愛以恩生死云々

吳學士 達濟祭仲氏文

維崇禎二年歲次己巳八月癸丑朔癸丑舍弟達濟謹以酒果脯醢之奠  
敬祭于七兄成均進士吳公之靈 嗚呼

天倫有五 父母生育 分形連氣 我門諸從 或六或四  
兄弟居一 左提右擇 如手如足 昆弟振二 我乃三人

縱恨終鮮 以友以愛 禮慚庸敬 斯須隔面 室是遠而  
猶喜俱全 情出自然 和極怡二 怒如調飢 恨不源二

一堂同懼 窮魔碍人 顧撫初心 追往莫及 造物多情  
庶共團圓 夙計遷遲 每切噫二 指後為期 天道無知

姜衾未成 一疾不起 嗚呼痛哉 念兄平生 雪霜標格 弱歲揚名  
龍夢纏悲 萬事差池 重我悲辛 秋水精神 定處三絕

緼袍不恥 聲騰鴈塔 逸翮雲天 志隨事乖 霜蹄未展 謂兄才高  
仲由高節 望重南金 鵬路萬里 命與時異 十載酸寒 可待騰揚

豹變有日 去年春初 行身僂僂 謂是無妄 何知日後 自春徂夏  
暫屈何傷 兄患斯疾 用脚踏蹶 勿藥可喜 遷至難治 症勢彌留

藥無其效 閉戶呻吟 或劇或歇 仲冬云暮 相思雲樹 屢得兄書  
鍼不見瘳 卧成蘧蔭 兩翔有餘 象在延城 歸夢頻驚 告以安序

瘡夷雖重 送君之後 談諧少伴 縱不劫還 宣不思凡 東西悵望  
腰痛似輕 無聊益苦 暮博無偶 庶幾其情 世故相榮 一札翩二



兄疾復劇

憂心鬱抑  
相者一笑

更喜稍復  
孰云艱難

舊時顏色  
氣快頭輕

能飯如昔

春和在近  
何患難醫

抑天不祐  
奈命將衰

膏盲既痼  
萬方無奇

卧席沉綿

常呼弟前  
坐於兄側

扶弟強起  
以試神力

頭搖不定  
氣乏綿綿

須臾復卧  
向弟悽然

謂兄患疾  
非一非二

丁戊丙春  
亦不如是

然今到此  
終至何地

言訖悽然  
滿顏流淚

我非木石  
何忍為心

賜權膏藥  
欲語聲瘖

強將言笑  
以慰兄懷

出與伯兄  
對泣灌灌

其間慘惻  
兄則何知

嗚呼痛哉

兄之將終  
長幼咸萃

幽明永訣  
後而無期

何無一言  
托兄後事

何無一言  
念兄妻子

嗚呼痛哉

以兄之才  
名止進士

以兄之仁  
年未三紀

才無所成  
仁不得壽

天乎鬼乎  
誰怨誰咎

既出斯人  
何天斯人

嗚呼痛哉

昔在壬戌  
長姊云凶

傷神疾悵  
八年于茲

餘哀未盡  
兄又何之

嗚呼痛哉

父母年高  
患疾有素

兄首在世  
每依憂悵

如何此日  
反貽哀疾

自兄沒後  
今已三朔

高堂日  
但聞呼哭

死者有知  
兄亦嗚咽

嗚呼痛哉

閨中泣血  
痛切崩城

眼前呼爺  
子女吞聲

耳聞目見  
能不傷神

弟生對此  
兄死無聞

與弟之生  
寧兄之死

嗚呼痛哉

曩在前冬  
我東西指

為進兄家  
告辭于兄

兄把弟袂  
道以離情

教弟早歸  
無或遲遲

今吾送兄  
何日還期

長卧不應  
我心如碎

豈弟思兄  
異兄思弟

嗚呼痛哉

匣中雄劍  
誰復提携

壁上良方  
誰復鳴弦

兄之舊書  
尚在床邊

兄之遺稿  
手澤依然

有時磨娑  
恍若生前

嗚呼痛哉

中堂寂寞  
素帳空懸

欲與兄言  
兄不肯顧

欲問兄疾  
兄不肯答

昔何相愛  
今何大薄

已矣吾兄  
夫復何為

速引有日  
離抱無涯

一丘荒山  
魂兮何依

今朝一訣  
友愛何時

臨風一痛  
天地悽其

茲將薄奠  
用表微忱

嗚呼痛哉尚饗

進上添價變通節目 丙子秋禪將柳文模

凡係 進上諸種毋論陸海各隨厥土之所產雖至微至細之物  
率皆以大同米量其貴賤磨鍊上下則原初定制豈有不贍之  
慮而沿海之魚珠山野之雉鹿或值獵捉不得而臨期窘急之  
時則遷貿他境輒不免民邑生事之患故雖常時至歇之種其  
所售價不啻懸絕例下本米無以相當此分不踰所封各邑  
之程道迂僻者或至於四五百里之遠是在如中該邑監色董東  
西奔馳四求措置之際前期備待腐傷而生事者有之臨急  
取辦不精而生事者有之故自其邑難辦之物並使營下各邑

主人給其本價以為擔當封 進之地者此實出於進 御之需  
務極精備之意而其所設施殆若京司之貢物是如牙及夫都  
會封 進之時爭先販買惟恐或後以致物價漸益刁蹬糜費隨以  
浩繁主人輩又至於難保之境則於是乎添價之名色出而一年二年  
轉輾增加畢竟邑力有不能支當故收歛多門別弊傍生或謂之  
除役而分徵於民戶或謂之添補而收合於民結名曰臘肉行獵而  
軍兵歛錢稱以紙物封裹而寺僧納價甚至於工匠吏奴面主人  
之屬亦皆有多少徵歛之舉此分不喻尤可駭異者居士之徵價  
織席山直之納錢備箱俱係零瑣而漕復防納之剩亦皆入於添助

之中任土貢 獻顧何等尊嚴而所謂添價雖其元價有異是乎乃豈  
可以科外徵求之米錢湊合錙銖苟然充數以為牽架彌縫之計耶一自  
均役厘正之後內而京廳外而監營遵守節目董飭郡邑者卒未定式  
雜役條外使不得加徵民結是去乙今此結戶之捧雖以 進上體重其所  
添價初不舉論於厘正之時而其為籠聚謬則極甚未安是乎所若以均役時  
著為挈令者言之是宜可一日安徐而姑且置之哉今此 進稟行闕在本  
道誠為變通矯革之一大機會是在如中就其各邑添補中名色不正而不  
可不厘改者通計都數則米為七百三十石零租為四百石零錢為四千四百兩  
零木為七十疋是牙等以合作目錄弁之卷首以備考閱是去牙若令一併革

罷則 進上闕封之患迫在目前是遣如欲添助其代則營邑措手之  
難殆甚弩末左思右度勢沒奈何乙仍于各項米錢中其數稍過者略  
加存減而不得隨意刪抹者蓋其添補之方姑無好道理故茲將各邑成  
丹以其浦民之宜可變通者二十三邑及山野邑添價奈結戶所捧及軍兵  
等處收歛邑分秩類聚各其下端尾及抹弊之策以備裁處為去乎并  
加叅商一二指揮為尺為

啓草

丁亥三月日 觀察使元仁孫

今三月二十一日全州府失火之狀前已馳 啓是白在果同日夜  
深之後風勢少息火焰稍歇及其翌日晚朝風火俱滅乙仍于臣  
與地方官臣金光默眼同遍審其燒燼形止則自西至南城外城  
內民家之入於灰燼者合為二千三百三十四戶一望蕩然但餘瓦礎此  
分不喻二千餘戶之民幾至萬餘人而一朝失所住者無處或處山頂  
或坐川邊其中貧而無依者固無可言一府之中素稱富饒者多居  
於城西城南兩面而火起倉卒赤身面生多小產業盡蕩於火焰之  
中目前飢寒貧富一般老少男女哭聲載路驚心慘目有不忍觀

臣面懇諭俾勿渙散是白遣仍為招集東北民人使之整頓間許接  
同鼎是白乎矣本府民戶最繁於西南至於東北貧戶居多以此浩多  
之人勢難相容主客俱困所見尤悶是白乎玆今當窮春顧此無依之  
民有甚於設賑灾年一等貧民故一依乾糧例抄出成丹先給米斗空  
石以救目前之急是白置茅因火起白晝人能逃避然其所致命為老  
弱九名已極慘惻若夫挺身救火之類曳出家產之輩多有焦頭爛額  
死生未分此亦可矜是白乎玆西南城門樓與民家稍遠而風猛火烈  
頃刻燒燼分比不喻營各庫中賑恤營繕補軍補膳等庫一併燒  
火無非米布菰儲之所是白乎玆本府勾管賑恤庫亦在於南門之外

咫尺故首先被燼是白在如中民戶人命穀物燒燼數文成丹修送於  
備邊司為白卧乎所全州非但營下都會之地本以豐沛舊基上奉  
真殿享有四時朝家之自前軫念不翅迥別而況其人物之殷感民  
家之櫛比竄雄於三南矣自經壬癸慘凶之後凋弊不振久貽我

聖上南顧之憂數年以來稽事免歉稍有回甦之望而不幸火災若是  
孔酷萬餘生靈魚駭鳥散莫莫厥居到今懷保之道惟在於撫摩安  
集撫摩安集之方莫先於使無家者有家無食者有食而仍念臣營  
穀簿大縮於五年前通一道設賑時白給與還穀停退是白乎等以  
自此營門一年應下之數每患不足東西塗抹艱辛排比架漏度日

而今又穀物之燒燼者至於四千餘石之多則以何財力其能接濟  
無家無產之民乎若無朝家別般大變通則目前渙散勢所必  
至此臣所以繞壁焦迫不知所以為計者也臣雖無狀既受

聖上委畀一道之責而惟瀆擾是惧不思汲汲拯濟之道則顧臣溺職  
之罪縱不自恤而使我

聖上如傷惻怛之意亦將緣臣而不得下究其為不忠為如何哉夫火民  
人毋論貧富實無分錢粒米自辦之力數少還穀殆同洪爐點雪倘非  
白給顧恤之庫則庀身糊口斷無其踞目今朝家經費之回漕臣非  
不念而左右思量茫然沒策茲敢冒死煩陳為白齊本道般米三萬

三千一百八十石零內因年前 筵稟恒留各邑者及依惠廳闕文上  
納者外餘米尚為四百二十五石零備局勾管軍作米又為三萬  
一千六百三十五石零是白如乎般餘米二千石及軍作米三千石合五千  
石許劃是白遣結錢事目極其嚴重不敢為自下請得之計是白  
乎乃本道上納八萬七千五百餘兩內二萬兩限明秋亦為許貸則  
庶可為萬餘民安堵之地是白如乎 亟令廟堂 稟旨分付為  
白乎於灰燼之初滿城波蕩舉懷離散之心萬無鎮靜之勢臣雖  
在扈衛之中慰安民情不容少緩是白遣中營將臣李燧既與臣一  
體扈衛乙仍于臣則急於勞問而勉留半日離次雖出於萬不獲已

而擅便之罪合被常典惶恐待罪緣由并以馳啓為白卧乎事

### 南門樓開基祝

維歲次丁亥閏七月壬辰朔二十二日癸丑通政大夫守全羅道觀察使  
兼兵馬水軍節度使巡察使全州府尹洪樂仁使幕裨前府使盧勛  
相敢昭告于 全州府南門城隍之神念茲完山一道之最上奉 真殿古  
稱豐沛營府之壯人物收會屹々雉堞儼然襟帶不幸今春回祿肆害  
門樓西南民户小大烈盡復更號呼沒奈是時受任益漸踈昧爰問焦  
爛先及耆艾哺粟蠲租 聖恩汪濊燼餘營屋強半狼狽只此艱乏  
非敢玩愒民何蘇若我自傷肺膽彼午門有址無蓋一望蕩然行路亦  
慨急務改建事巨力最伐木攻石消吉于蔡馨鼓馮々役夫識々固之  
高鑄施以丹繪綏我城中壯我湖外無侵無定繫 神是賴牲豆之薦  
馨酒之酌只在誠虔匪取物恭 神其鑑茲降福藹々尚 饗

### 豐南門上樑文

述夫 灰燼掃而按址心上經綸 木石具而告功眼前突兀高鑄之設施  
依舊 扁額之義意維新 睽茲完府一城 控彼蘆巖千里 衣冠瞻  
月遊之所漢豐沛山川 橘柚輸歲貢之儀周荆楊管籥 國家根本  
之地自古州閭之富殷 人物都會之鄉至今商販之輻輳 北接參禮之驛  
遙應京師 南通萬馬之郊旁制列邑 逮夫甲午之改築 厥有午門

之宸崇名都擁粉雉而峨、重關向朱鳥而肅、鎖鑰勢固桑土  
慮存使蓋相迎平朝之金魚載啓暴客以禦中夜之木鐸頻傳  
不幸今春之鬱收實是茲土之劫運嗟呼一府之民物鬼爛神焦  
蕩然兩面之城闔用飛燹冷氣數有使瞥眼四十年成虧庇護無  
由傷心百千戶休戚倚聖上哺以粟之德慰我民出自火之情  
蓬華得囿於懈懔稍見居室之經紀郭郭獨缺於捍衛徒貽行路之  
咨嗟不佞按余轡而巡宣遵彼城而周覽是刺史責耳莫若  
輪輿之重修與叅佐謀之亦致龜筮之允吉不可一日而少緩營力  
之凋殘何論至煩九重之崇聽工費之拮据甚巨山崖斷盤陀之

頑骨運來多少之車輪海泊斫豫章之義材浮下遠近之舟艦  
蓋趨設競勸於百輩肆訖工僅費於三秋採陝之筭登之羣匠  
丕作墉屹之門翼之大事克完鯢角峙向午之隅洗盡回祿之跡  
翬飛架夷庚之上像得大壯之規商箴於市旅出於途舉莫非斯  
門而由也吏忤于庭民慶于野奚但為是州之幸焉迨萃搆之載  
成有嘉號之是錫瞻東注之水尚想玉跡之肇基採南紀之風  
可見民心之攸係金碧輝映生色一方之山河欄檻登臨盈矚萬家  
之閭井自知何有己力咸曰攸濟君靈控左右之踞岐人皆仰  
止壯表裡之闕防孰敢侮余下土望辰只抒杜子之憂愛中宵玩月



敢擬庾公之風流 郢匠之後繞休 張老之頌聊綴拋樑東 嶙峋  
早旭射欄紅 完山自是興龍地 原廟彤雲五色籠 拋樑西 大野  
黃雲一望迷 背郭行人相與語 州場米價賤如泥 拋樑南 飛甍  
勢與老星參 落成是日欣之意 縱過清秋賀燕喃 拋樑北 每上  
高樓瞻紫極 老卒當閣白日眠 昇平損手吾王德 拋樑上 長嘯  
憑虛時俯仰 隆棟之功果屬誰 天工宵、難名狀 拋樑下 坐瞰  
來牛兼去馬 撲地閭閻氣色新 樂生何限熙、者 伏願上樑之後  
收躋攸宇 無灾無害 地靈長呵 川福滋至 與穹壤而偕久 俾氓  
庶而咸寧 召南之棠憩雖慙 峴首之石刻不泐

### 啓草

全州府西南門樓改建之由曾已馳 啓為白在如中 蓋此兩門樓春  
間火災之時 灰燼無餘 不可不及時新造 乙仍于臣於赴任之初 仍即汲、設  
施而顧念此州本以豐沛舊基上奉 真殿其所衛扈之方 有非他營之  
比 南門二層之制 實由於所重之有 在到今重修 揆以事體 不敢一分減  
損 於舊規 西門內外邊 亦依南門而皆設 虹霓南西擁城 前後面破  
城合四百八十四尺 一例改葺 鍾閣砲樓及公廨 二百餘間 亦為同時改  
建 所入之材 合為七千一百四株 而斫取於千里 島中駕海 遠輸之際 自  
多艱辛 此分不喻 雖以石材言之 所謂舊石 烟焰所觸 瓦、破碎 無

一可用故不得已一併新浮所浮之數合為一千六百廿塊所運之地亦為三十餘里運如是遠浮如是多則役事之浩大糜費之夥然務所必至且治石之難萬倍於斲木之後而道內石手無非庸工募得數百於京司及他道半千里往來之間動費旬望加以日晷漸短自爾荏苒上項兩門樓今始告訖稽緩之罪臣無所逃伏地惶恐是乎弥至於數千燒戶亦蒙我

聖上優恤之澤各營其家煥然一新公私成造所見依舊灰蕩之餘不勝萬幸是白乎所同兩門樓與公廨自其始役之初暨乎完役之日所幹諸人之勞有不可誣臣營帶率軍官前府使盧勛相掌南門

臣營中軍鄭米恒掌西門營校閑良金光述掌公廨首尾百餘日不避風雨手操版鋪董飭役夫先自其身莫重之役俾克有就

是白乎茲臣營帶率軍官前經歷田光羽今番巨役專管責應而門樓物力雖有 朝家之劃給是白乎乃若其公廨經紀營儲蕩然之中多般拮据靡不用絀終始接應賴以得力論其殫竭之勤無異監董之勞是白乎等以敢此馳 啓是白乎茲改建形止列錄于左為白去乎並尺 令廟堂 稟處以為褒賞激勸之地為白尺為

上疏草

戊子春觀察使洪樂仁

伏以三陽回泰百福鼎臻

寶美彌邵邦運益隆此實往牒所罕有

之慶允在舍生之類孰不懼怵而蹈舞仍伏念臣庸陋溷濁劣百無  
肖似不足備數於任使之末而辱被拂拭之 聖恩猥膺方岳之重  
任承流宣化是臣之職而臣不能為革弊蘇殘亦臣之責而臣不能為  
經歲尸素無一善狀每自循省只功愧惶然而既在其官又有民事之可  
言者而徒畏嚴威含嘿不言則非所以報 聖上委寄之盛意臣請  
冒昧而陳之臣於昨年夏辭 陛之時臣父謂臣曰湖南漕艇作隊之  
法有甲乙可否之論前使狀 聞請罷蓋此事其時惠堂為其  
轉運之便利曾有設施之議論故吾於 筵中為之數次轉 稟  
而汝今南下其為弊果如前使狀 聞則汝雖請罷亦無所拘臣到

營以後消詳其便否巡審之跡採探其物情沿民曰難支守令曰可  
罷衆口同然羣情益苦臣既知其弊之至於此則非不欲更請亟罷  
而前道臣元仁孫狀 啓覆奏之前徑先瀆擾亦有所不敢迄此泯  
伏以待 處分之下矣即伏奉備局回 啓闕辭仍令依昨年例運  
納明知其一向強行之為難然後令該廳稟處臣為民顛望之餘已不  
勝愕然失菴而強行之為難已著於既往則如其不可斯速已之何  
待來年云者政謂此也臣若強而奉行則是南民一年之弊臣實貽之  
豈忍為此哉蓋本道沿海三十三邑捧稅大同於各其邑海倉勿論  
地土京江之般隨其水踞之遠近計給般價雜費使之裝載運去而

之慶允在舍生之類孰不懼怖而蹈舞仍伏念臣庸陋溷劣百無  
肖似不足備數於任使之末而辱被拂拭之 聖恩猥膺方岳之重  
任承流宣化是臣之職而臣不能為革弊蘇殘亦臣之責而臣不能為  
經歲尸素無一善狀每自循省只功愧惶然而既在其官又有民事之可  
言者而徒畏嚴威含默不言則非所以報 聖上委寄之盛意臣請  
冒昧而陳之臣於昨年夏辭 陛之時臣父謂臣曰湖南漕艇作隊之  
法有甲乙可否之論前使狀 聞請罷蓋此事其時惠堂為其  
轉運之便利曾有設施之議論故吾於 筵中為之數次轉 稟  
而汝今南下其為弊果如前使狀 聞則汝雖請罷亦無所拘臣到

營以後消詳其便否巡審之跡採探其物情沿民曰難支守令曰可  
罷衆口同然羣情益苦臣既知其弊之至於此則非不欲更請亟罷  
而前道臣元仁孫狀 啓覆奏之前徑先瀆擾亦有所不敢迄此泯  
伏以待 處分之下矣即伏奉備局回 啓闕辭仍令依昨年例運  
納明知其一向強行之為難然後令該廳稟處臣為民顛望之餘已不  
勝愕然失菑而強行之為難已著於既往則如其不可斯速已之何  
待來年云者政謂此也臣若強而奉行則是南民一年之弊臣實貽之  
豈忍為此哉蓋本道沿海三十三邑捧稅大同於各其邑海倉勿論  
地土京江之般隨其水踞之遠近計給般價雜費使之裝載運去而

官房軍門之所納亦為添載以送此實流來舊例近歲以來羣議  
多端或謂之各邑雇載糜費甚繁或謂之般人偷竊故敗難禁  
於是乎作隊之法出為當初變通非不審矣而行之二三年其害有  
甚者田稅浮費條除其小之名色元定般價及雜費一斗四升外加  
定一斗所謂小之名色初不滿六七升則今者一斗之加定名雖減之  
實則增之前道臣在營時以加定一斗者七升屬之浮費三升屬之  
斛上使各邑上送則戶曹稱以斛上條在前一斗之外加徵於各該監  
色互相爭持尚未歸一事體苟簡莫此為甚至於大同初無雜費而  
並以一斗同時磨鍊初出新規定式捧納有若無稅者然揆以裏面尤

極不當且捧稅斛子以羣山倉漕斛通融校正視諸鑰斛加入十五  
升則兩稅浮費之比前加納殆近三千石三千石穀物在般人既是空得  
之物則官房軍門之納渠自擔當事理較然而以其般價雜費有無多少  
不一故屢勉載去恣意偷出及到京江棄而不顧獨使監色督當願納  
故到處濫捧多般侵責一石所縮不知為幾斗而畢竟所逋欠米幾四  
千石錢幾數千兩合兩稅雜費及斛上條而計之則其數將不下萬石  
惟彼監色迫於威督艱得甲債僅為彌縫歸其本土墾闢田賣屋舉皆  
流離莫奠厥居噫南民亦一國家之赤子公然大其斛子加其升斗以  
歸般人之囊橐而般人猶以為不足從前渠輩之所願納於官房軍門

者謂無所利移之於一二監色其流之弊每終歸於小民思之及此寧不哀  
痛且船運之利不利惟在於風勢之順不順若使稅船載不晚時亦占順  
風則雖非作隊自當不敗再昨年累萬穀之無弊轉輸不過由於早  
發風順之致以此而若謂之作隊之效則全州羅州順天靈巖四邑稅船  
五千石之臭載獨非作隊船之所載乎然則稅船之利涉與否不係  
作隊之有無也亦明矣在前京江船人惟恐稅穀之不載爭先來待及  
時裝發矣一自作隊之後船人恃其惠廳之帖文以為非吾船莫可或  
先運於湖西之邑或行商於畿湖之間緩之下來惟意進退莫重上  
納每致愆期再昨年臨陂縣之七月裝載即是明證之一端至若故敗

雖非常有之事苟有犯之者一以法從事斷不饒貸則種之奸弊庶  
可懲息而當律未施旋即放釋已是失刑之大者又從而增其雜費  
啗以重利充盡溪壑之慾要免臭載之患 國家漕運之政關係如  
何而反為船人輩所操縱壞損紀綱無復餘地事之寒心此已極矣  
大抵漕船作隊之意一則欲杜其糜費之弊而糜財若此一則欲防其  
敗船之患而敗船又若此於斯二者隊船之有害無益灼然可見而南  
民之受弊愈往愈甚此真以水濟水而水益深焉以火救火而火益  
烈焉焉在其一分矯救之意哉或者云歲色已翻京船始來今春之  
內有難回旋臣謂稅穀裝發既在三月則趁今年罷罷優可及矣或者

又云添載上納勿委監色使般人頗納則隊般雖不罷似無所妨臣  
謂加定一季及斛上条終若不減民間加納固自如矣假令隊般之弊獨  
在於昨年而不在於今年獨在於今年而不在於明年則姑觀今年徐  
議存削容或為說至於此法一年不罷有一年之弊二年不罷有二年  
之弊不罷之前其弊滋甚閔辭中強行之為難不待今年而知之  
其若徒拘銷刻之嫌因循遷就無所變通日後之憂將至於莫可奈何  
之境臣實恨之嗚呼湖南之民偏蒙我 聖上深仁厚澤不至顛  
壑各自安堵語及士祭之事往々有感激涕泣者而目前作隊之法  
寔為南民難支之弊一踏民情舉皆噉之譬之於人大病之餘賴父母

煦濡得以蘇甦而元氣未復外邪易侵雖慎其興居保以梁肉惟恐有餘  
憂或試峻劑其害立現則將繼之乎抑已之乎今日此弊不幸類是臣非敢  
為過情之言自歸恐動之科實狀則然矣竭論至此以 殿下懷保之盛意倘  
或念及於斯則必有所惻然而問者矣伏願 殿下將此臣疏 俯詢廟堂本道稅  
大同漕運依前舉行以為南民終始之惠焉抑臣又有所私情之懇迫者臣父衰年居  
憂哀疾度日臣之情理難以遠遊故本職除拜之初必欲力辭而乃已臣父以為吾年既  
非篤老汝身既許 朝廷汝以吾之故而控訴乞解非但不安於吾心且完營新經火  
災百事草創人或厭避此時不赴亦有違於不擇燥濕之義責勉之言不啻縷々  
特放催促又復嚴截臣到此地頭迺遁末由抑情承膺仍以南來而耿耿一念每在臣父

若聞疾恙之報煎熬益甚間有書尺之阻亦多紆鬱此是常情之所不免而苟或牽於私戀忽於公務則其為罪亦大矣故夙宵殫竭欲報涓埃之萬一觸處生疎徒見瘡痍之百出在官無裨益之效在身有睽違之歎與其久踣而償於國事無寧早歸而安其賤心宜即控辭期於得違而徭任屬耳遽爾煩瀆在臣分義猥越是惧一日二日迄至于今則月已屢矣歲已改矣惟此時可以言私而臣若徒貪擁燾之宦榮罔念寢苦之老父曰仍盤礴不思歸省則是豈人子之情也哉伏願 聖上以孝為治凡臣僚之為親陳懇者靡不使之曲遂如臣情私亦宜見諒於 慈覆之天茲敢悉暴衷曲仰瀆 震嚴伏乞 聖明特察由中之言 亟垂體下之恩將臣職名速賜遞改歸見臣父母俾伸至情

千萬幸甚

隨錄

痛矣先大夫府君偶然一疾三年沉痾形肉已脫固慮其畢竟難醫而猶恃其貞固之志操堅確之姿稟宜享期頤之壽謂有康復之日矣豈料今日遽至於此也伏况侍下長逝之恨必有不瞑之寃言念及此尤不覺腸摧而氣塞也我執事之過人誠孝年未弱冠既失所恃闕服屬耳又遭此變哀痛同極皇天焉寧欲溘然之狀不見如覩區區悲念倘復如何然今日之執事百責所歸若能仰體先府君不盡之孝思則其所以自護而苟生惟恐或死之心不待愚言之縷也哭泣之太過疏食之嚴猶屬居





澄心靜慮端已正容秉筆思生臨池志逸虛拳直腕指齊掌空意在  
筆前文向思後分閒布白勿令側偏墨淡即傷神彩絕濃必滯鋒毫肥  
則為鈍瘦則露骨勿使傷于軟弱不得怒鋒為奇調均點畫上下均平遶  
相顧揖筋骨精神隨其大小不可頭輕尾重毋令左短右長凡如人上桶下  
載東睽西帶氣宇融和精神灑落有此微言孰為不可也

### 教射法

孟子謂羿之教人射必至於教學者亦必至於教一量力調弓量弓制矢此乃至  
要也故弓矢不調羿不能以必中一怒氣開弓息氣放箭蓋怒氣開弓則力雄  
而引滿息氣放箭則心安而慮固一矢量其弓量其力無動容無作色和其

肢體調其氣息一其心志謂之楷式故曰莫患于軟眼當自遠莫患力羸常當  
引之但力勝其弓則容艱和發無不中故始學者必先學持滿須能其弓定  
其體後乃射之然其的必始於一丈百發百中後可以加之漸至百步亦百發百  
中乃為術成矣或升的於高山或置的於深谷使其的從橫前却不失所準  
乃可以射敵凡弓惡左傾箭惡直懦願惡傍引頭惡垂胸惡前亞背惡後傾  
此骨髓之病也凡設者大指壓中指把弓前後左右皆圓設正其掌心前拳  
正在眉間後手常在前拳之上前後六節皆定一字平箭權衡然後息氣  
放箭發無不中矣此乃至要之古法也或肢體反其設而脫其方理必無中矣  
設或中的幸也偶也一定射之際以身正其直且直立之際非正字八字背虛腹

實而立可也引滿之際肢體正載其毅然後息氣放箭無不中矣一法曰鏃不上指必無中矣指不知鏃同於無目此指字乃是左手知鏃到不做於無見也必指知鏃然後為滿必箭之皆知鏃方可言射君子言射箭引滿之際發矢之餘必審加而後中的也一凡箭去寧高而過的慎勿低而不及凡射者前拳推泰山後手握虎尾一拳主定前後直慢開弓緊放箭無不中矣

### 辨誣疏

謹奏為奉職無狀橫被惡名席藁待命無地自容懇乞 聖明早加刑章以謝人言仍賜諒察以雪冤痛事臣竊惟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子雖得罪於父惟當盡其誠孝開陳情意固不可疑懼蔽隔以阻於慈

愛之天臣待罪藩邦遭遇 聖明過蒙生成涵育之澤有呼必應無顧不遂優恩異渥視同內服慰諭警飭如父誨子臣安敢以踈遠自外煩瀆為嫌而不盡所懷於君父之前乎况疾痛之極必呼父母人之情也今臣冤問不啻疾痛矣臣請大聲長呼一言而死日者贊畫主事丁應泰以尋城一事搆臣以不測之罪臣驚惶痛迫已經具本哀籲去訖方西望雲滄怵惕俟命繼以見本管第三疏捏小邦極其狼藉加臣惡名無所不至一則曰誘倭入犯一則曰愚弄天朝一則曰招倭復地一則曰交通倭賊或以為結黨楊鎬朋欺天子或以為剛憤求援移禍天朝嗚呼其亦慘矣是果人臣所忍言所忍聞者乎臣讀之未終心腸墜裂跼天踏地固知所措人臣有一於此萬死猶有餘罪况無之者乎臣既被此名誠不可一日容息於覆

載之間惟當早伏王法以謝天下第以一死固甘而臣之情事苟或一毫未白則生  
為逆臣死為逆鬼窮天極地之痛無以自雪而地下之目亦不得瞑矣夫天高地下  
君臣位夫子孝臣忠人道立矣自生民以來便有此道理一日無此理則人之類滅矣臣  
雖至愚極陋受天之昇猶有性情亦知天之高地之下臣之當忠子之當孝人之所  
以為人禽獸之所以為禽獸其於君臣父子之道講之素矣自先臣數百年來恪守  
侯度荐被皇眷嘗以禮義忠順見稱於天朝以至於臣雖致寇喪國墜失基業  
顛沛流離死生危急而拱北之心如水必東區區一節自謂不愧於天下有辭於後  
世天地鬼神臨之在上質之在傍其可誣乎疏中所論言亦污口誠不欲掛之齒  
牙有所陳辨然君父之前固非妄言之地是非虛實此心難欺有罪無罪皇鑑在

上臣請逐一條陳伏願 聖明哀憐垂察焉謹查日本一種在東瀛之  
外海道渺茫窟穴險遠此實天之所以區別異類也小邦不幸與之為隣  
彼以舟楫為家寇抄為事颿風飄忽往來無常自高麗之季以至小  
邦之初跳梁侵掠歲為邊患東南沿海數千里之地瘡為榛莽先臣  
康獻王力戰殲討僅能勘定而猶未防其竊發地絕海隔動靜聲息  
無從個得且對馬一島最近於我其利我兵市來歛南邊遂因其納款  
許其往來其後日本諸島之倭亦有黃緣水好小邦視之如禽獸待之如  
蛇虺為生靈之計遂許以開市以中其欲或賜以米穀以悅其心於是  
有館待倭奴之例伊勢守之歸賜以紬米壽閏僧之還付送諭書即此也至

正統年間因其求使嘗遣陪臣申叔舟往日本通諭而來蓋所以驗察彼中情形盛衰強弱而因探聽賊情報聞天朝此固有國之所不免而天朝之所以知也惟其如是故正統癸亥倭寇上國仍掠小邦濟州為小邦邊臣所得餘賊遁歸對馬島小邦遣人誘島主拿送遂獻俘于天朝嘉靖癸未倭奴作亂於寧波府殺邊將而走其黨藤原中林等被獲於小邦即獻俘賊及所擄漢人又於嘉靖癸丑丙辰等年俱獲入犯之倭節次獻俘屢蒙朝廷獎賞此皆小邦為天朝竭心殫力一面捍禦以遏其鋒一面撫輯以防其釁使醜類畏服不敢生心以弛邊疆之禍以致藩屏之職者也且對馬島倭初請來寓於蒼浦益浦釜山浦等地以為互市釣魚之所小邦遂許其

來居使之探報賊倭聲息此所以有三浦倭戶之說也然其居止及通行皆有一定處不得違越因緣結幕者商販後潛接者事過後故留者一皆痛禁此則海東記已盡載錄即小邦鈴東之意亦可以見而其後漸成繁滋至正德庚午三浦之倭作亂殺蒼浦僉使李友曾小邦遂遣將勦滅自後絕不許居三浦之無倭戶今已八十九年今乃謂小邦於萬曆二十年令世居倭戶往招諸倭起兵同犯言之不近乃至於此是誰欺者此非欺天乎至於海東記略則是乃陪臣申叔舟得倭人所記其國風俗世係地圖遂因其本高附以小邦館待倭奴之事例作為一冊名為海東諸國記蓋小邦與日本聲跡邈然只是來則不拒略為羈縻之計而已至申叔舟往來之後稍知其國事跡

因謄出一篇以為異國奇聞而今乃以覆瓿之短簡故作陷人之奇貨揭撫  
流聞捏造虛辭亦已甚矣其所謂大書分書之事則尤不足多辨蓋此  
書只因其國所記而添註故其國僭稱年號之下分註 天朝年號以標日本  
僭稱之某年為 天朝建元之幾年如曰嘉吉元年即正統六年云者是也  
大書者本記也分書者添註也如「即」字其意尤明春秋因魯史所作故大  
書魯元年其下分註周平王幾年亦可因此而有疑於尊周之義乎况其國  
王閔伯皆以死書尊奉者果若是乎且其書中既稱東朝而今乃謂彼此相  
朝書中既云賜米而今乃謂鮮人納貢自做臆說以掩其實欲加之罪其無辭  
乎於皇 聖朝一統萬邦普天齊大聲教俱暨而獨此小醜敢有僭號自帝

其國以抗天紀是實臣子之同讐萬國之共憤况臣最近 聖化涵育殊恩  
服事謹奉之意天下所知而今欲以不經小說眩天聽聖鑑孔昭焉容誣  
罔若曰小邦奉日本年號則序文之末何以揭天朝 聖化紀年乎此亦不待  
辨說而自明矣且其序文則申叔舟笏因其書而泛論古昔待倭之道是不  
過一文人措語之謬事在百年之前微細甚矣而今欲執此為罪案目之以輕  
藐中國豈不冤乎况其書中所謂欺誑真偽變詐百端溪登之怒無窮小  
拂其意便發憤言地絕海隔難審情偽等語即小邦待倭之情已自槩見  
至於稱祖一事則小邦在海外荒僻三國以來禮義名號慕倣中國多有倂  
擬至我先臣康獻王凡有干犯者一功釐正以至微細節目亦未嘗不謹以

為上下截然之分傳之于孫守如金石而獨其稱號則自新羅高麗有此謬  
誤蓋以臣民龍象舊承訛猥如尊稱相沿而不知改此實無知妄作之罪以此受  
罪臣雖萬死固無所辭若謂之僭則非其情也小邦自先臣以來血心事上盡  
禮盡誠律用大明律曆用大統曆服色禮儀無不慕尚而天使之來有迎詔  
儀陪臣之去有拜表禮至正朝聖節有望闕之禮率皆虔心精白甫敢將事  
一如對越 天威是皆祖先相傳之制而毫髮不敢怠忽者也以至閭閻下  
賤三尺孩童繞辨一語便知 天朝未解隻字先習正朔各樣文卷公私簡  
牘皆奉年號習為恒式此蓋常經通義撐柱宇宙不以內外而有間無論智  
愚而皆知者也豈敢以區區一號自陷於僭上之憲况茲者 天朝之視小邦如

一家小邦書籍與國乘俾說多入於中國小邦事情斑斑可見且兵興七年之間  
大小衙門及各營將領往來軍兵及買賣商賈項背相望表裏無間小邦所為纖  
芥難掩情義交孚萬里咫尺臣安敢以有為無自陷於欺罔之誅哉若所謂夾  
江中洲者與小邦義州只隔一水冰合之後漫為平地彼此人民交通買賣惹起  
事段故嘉靖年間移咨都司或奏聞朝廷將冒耕等處盡行拋荒至於立  
碑禁約事之顛末不過如此小邦自有分土 天朝亦有定制壇場之事小邦固  
當慎守其一而聽天分寧有彼壇此界互相爭占之理只欲禁單注種以防混處  
惹事之患而已小邦不曾與遼民爭訟而乃謂爭訟都司不曾以此事斷案而  
却說斷案至曰招倭同犯奪取遼河以東恢復舊土言之罔極至於是乎取所

寃痛者年卯之春賊酋秀吉篡君稔惡陰懷異圖遣使致書以探虛實賈以同逆要以假道言辭凶慘非臣子所忍聞臣拒以大義斥絕其使即具奏馳聞事跡昭然今不必再有煩辯逮至壬辰賊遂空國而來殘臣八路覆臣三都夷臣二墓大臣五廟蹂躪長驅捲甲而西是其射天之計固非一日而畜謀蔽凶乘時而發其視小邦特是一齷臣於是時既不能力抗其鋒死守封疆死馬蒼黃狼狽西陲初豈有一毫圖存之念哉只欲歸死於父母之邦耳古今天下寧有引賊入內自覆其國爭地於父母之邦者哉臣雖無狀亦不至於狂惑喪心求之於理近乎否乎若然皇上緣何發十萬兵以援犯上之屬國小邦緣何竭十年之力以戰自招之倭賊以此以彼俱無所據是不過徒欲誣臣而自不覺

其言之虛妄也然臣之得比於贊畫者亦有其由臣頃於楊鎬之去抗奏保留論議相左激而至比然臣之意則只以楊鎬久在小邦一心討賊小邦之人方依此而成功一朝受枉邊機將誤却恐大事漸跌他議或間懇乞專任以畢天討是臣區區保無他意臣失職辜恩方俟嚴謹尚安敢結黨朋欺以重臣罪且贊畫東來亦膺帝命再疏三疏籌度何事督撫按鎮殆盡一網東征壯士之專意主戰者皆被詆斥且懼東事之幸完務壞諸人之成績使軍情沮諸將解體無復有激勵奮發之志其主意所在蓋可知矣即小邦滅亡已不足言而竊恐天下大事自此去矣臣東藩之外臣也跡不入於朝無毫髮之援所恃者吾君也只恐天日之照未及於覆盆慈母之杼或投於三至也臣既至此生不如死惟此一心炳然如丹銀萬被污蟻亦可以無愧





之浸潤畢竟同歸於無水則一也自是以後一直亢旱恰滿七十餘日  
其間雖不無間之雨澤終不周恰或浥塵而止或一鋤而止論以五  
十三州所得不齊而獨於山高洞深兼有水根之邑則驟雨頻  
過少有勃興之效而山遠野廣本無大川濱海土鹼素稱斥鹵  
之邑則東邊之雨不下於西邊間之所得不過浥塵過去之雨焦  
土點滴殆同洪爐之雲辛勤着根之穀仍以萎黃孤莖未長病  
葉莫茁一望焦枯極目愁慘而三庚倏過秋序已晚到此地頭雖  
日得甘露更無回蕪成實之望且通一道而言之有大川水源不  
窮之邑固已無多歷之可數而雖以此等處言之差勝之邑有

尤甚之面稍稔之面有被災之里終無通同均齊之邑則此猶不可  
謂得年而况乃海邑野郡無水斥鹵之地則一邑一面一洞初無優  
劣之可言通是挽近而無之歉歲以此推之一道之中其所謂僅免慘  
凶者將不過若干邑矣許多生靈來頭接濟之方已極罔措此非  
猝乍間可以料理者而目下民情終歲服勞見無初秋可收之穀舉  
懷離散之心相率成羣包糧於稍優之邑而少不如意則恐喝擄奪  
聽聞危喘秋前如此秋後可知矣近來逐日盈庭涕泣哀訴之民皆  
曰身布退捧俾除燃眉之惡遽上停捧以救秋冬之艱災結均俵  
使免白徵之稅而若無侵督殘氓騷擾閭里之患則雖啖菜根

飲泉水自可安居不散幸而無死復作明年之農以報我

聖朝之德澤云：千百為羣縷。哀訴民情可謂慼矣。惟茲湖南實我國家闔中之地而不幸罹此大無之年使斯民不能保其命舉至於顛連溝壑之境則奉承 朝家視民如傷之意果安在哉。論以災政則本道元陳歲為六年餘結而移秧之及時雖與壬午之未移有異被災萎損全無掛鱗反有甚於壬午此則姑待秋巡閱審以為消詳狀。聞之計而至於身布係是 國家莫重經用固不敢擅請退捧而此既荒歲窮民日前之急則不可拂其所願一向侵索於懷散之民限明秋退捧果為惡先之

務各樣還上則眾民來春種糧專係於此亦何以遽然停捧而即令民間形勢不待秋成而可知乾木生水決是行不得之政精擇稍實之次尤甚之面里分三等後量宜停捧姑為少息之計恐不可已矣。若夫賑濟之策顧此寸短識淺未可輕易入議而叅以糴事細察民情其所經紀之方似不下壬午之設施而當此本營錢穀凋殘之時如無預為措置則將不免臨時掣碍之患此則惟待 廟堂之區劃而大抵荒歲救民之方專在於安集則身布還上之停退及時變通然後荷擔之民知有 朝家撫恤懷保之德意而將散者復為還

集且使告災之邑得無擾攘之弊則民心自底鎮安賑政  
次第可議而今若一例督捧不思解懸之策則惟彼弩末  
之勢便成雲上之霜雖欲設賙救之策必將有瓦散之患  
其勢誠末如之何矣迨此羣情之未定先施懷保之道實  
不出於上項兩件事而已未知旬下以為如何

### 啓草

本道糶事之被災形止前已連續馳啓是白在果臣之到營  
在於四月而雨暘以時耕播不愆毋論此疆彼界舉此自一  
時移秧日就茁茂庶有登熟之望矣自閏五月以後殆五十

餘日一直不雨百川皆涸四野如滌正當長養之節酷被枯損  
之災至於七月之初始獲甘露高燥之已受傷者雖難遽  
蘓低濕之禾盡乾者尚期有穫間又有蟬蟲竹蟲相繼並  
熾大者蝕根小者蝕葉如千子遺之穀將有卒痒之慮是  
白如可及夫八月初五日之大風大雨通宵達晝彌三四日不止  
木顛而屋拔崖墜而浦竭上下田之畝澮溝塍無不潰決沉  
覆早晚稻之穎粟柿穰盡被剝落消融環湖南數十餘州  
便成蹂躪之場遂蕭然無西成之望而右沿一帶則兼有海  
溢之災鹹水之停滯渣泥之澆汨到處全棄無復餘地蓋本

道地形左道則近峽右道則近海臣於農形巡審則初從左道  
山郡迤到左沿轉向右沿其迤路窮僻處則分遣梟梟細摘  
奸則一道之內左為勝而右尤甚左右道之中峽稍登而沿最  
歛尤甚之邑或有稍實之面稍實之邑亦或有尤甚之處  
淺深各異優劣懸殊故就其中一二區別沿邑則置諸尤  
甚野邑則置諸之次山郡則置諸稍實而雖沿邑野邑被  
災差歇略有收穫則置之次：稍實開錄于右為白在果大  
抵山郡則多是洞畝而水根豐足故間經旱蟲諸災而別無  
大段被傷秋成所收比常年雖或有減猶稱免歉是白遣野邑

則地勢平行水道迤遠初為酷旱所枯者十居四五其幸而餘  
存者又為蟲蝕風雨之所傷後害殆甚前灾秋實僅當春  
種而此則猶不可謂全無所穫是白遣最是沿邑段比皆以近浦  
受鹹之地遇旱而焦折遇澇而沉墊濕氣所薰蟲患最熾海  
口所接風力尤猛四灾為害一倍偏酷而末又有海溢之灾一望  
平時蒲目蕭條至於田穀則備經諸害尤為大無左右山沿初  
無優劣之可言此則雖無灾頃之規而民食由是而益艱民情  
因此而轉急臣於巡路所經被灾處田夫輩無少無長千百為  
羣擁馬蹄訴曰吾民一歲之望只在百畝而百畝之穫今馬失

矣將圖當節而鑄無可掛授衣屆時而筐無所貯既無食無衣  
將何為生惟我

聖上保民如子秋操則水與陸停矣身布則木以錢代矣凡係役  
民之政又一切蠲減矣前後

聖澤浹我肥髓吾民之至今無流亡之患而尚能保有鄉井者誠以  
仰恃朝家軫恤之德意也惟是溝壑殘命迫在朝夕願乞  
一言仰達九重急速賑濟以活我數十萬生靈云臣輒以自  
朝家當有別般軫念之舉慎勿渙散安接以待之意申三慰  
譬言是白如乎願臣猥叨匪據之任適當告歉之時日見民生

之濱於顛連而徒畏煩瀆不思陳達則是臣上不體

聖上懷保之仁下不副衆民顛望之情也茲敢撫取民情之所急者  
逐端彙列于後為白乎於向後接濟之策惟在調賑而調賑一  
事關係不輕謹就尤甚邑取酷處十分詳察酌量精抄追  
後論列狀聞計料是白遣至於依災一事最是荒政之急務而  
國計民隱兩難得中其所舉行有不容一毫放忽乙仍于各邑  
既狀報來之後量其元結多寡參以被災輕重再三退却細  
查櫛則各樣災頃合為一萬九千七百六十結是白如乎大凡荒  
年之災不過曰水旱風蟲而有一於此尚未免歉况今本道兼是

四者而畢竟災頃之止於此數者此諸當初料量亦云幸矣且以道內畝摠言之右道諸邑畝多田少故畝摠居一道三分之一而今年尤甚邑及之次諸邑盡是右沿則災傷之多固其勢也今此一萬九千七百六十結乃是查之又查不可不塗抹分排者而該曹所依八千二百結之外不足之數為一萬一千五百六十結是白乎所年分事目之頒降既在於八月初五日風雨災未報之前則該曹所依之太不彷彿不是異事苟可以此數有一分一排之望則臣何敢不念經用之至重而妄有所瀆擾陳請乎臣取考臣營所在年分騰錄則雖在平年

朝家所劃動不下數萬結蓋因本道幅圓之廣田結之多甲於諸道故也雖以近例言之戊子則二萬七千結癸巳則四萬五千六百結甲午乙未丁酉戊戌則俱是本道稍登之歲而所劃災結皆近二萬今年之大無較諸數歲之中不可同日而語今臣所請恐不至於過濫若於該曹所依之外特許加給災一萬一千五百六十結則臣謹當精依均分期於一把一束皆歸實惠匹夫匹婦咸圍 賊澤是白如乎 今廟堂郎速 稟旨分付云：

王世孫上疏

伏以 殿下之於臣即一天也頂踵毛髮無非賜也覆育生成無非德也臣  
之生年二十五歲皆得至於造化涵煦之中者也臣感戴洪私銘心鏤骨惟  
以問寢視膳為報答之計矣不料我

殿下不知臣不肖不克負荷乃以百萬機之繁舉以畀之其事則至嚴至重其責  
則至艱至大願臣愚魯豈有一分冒當之望瀝血控辭至再至三不能得則  
分義所迫黽勉承膺至數月于茲夙夜祗懼如集于木迺者

聖上深軫宗統之重永為根本之圖遂於上丹之餘特舉賜號之禮臣且榮且感  
罔知收指雖殞結縻粉何足以仰酬其萬一我抑臣有私情之萬一痛迫者



今因事會之發而危衷益激不能自抑欲言而聲先吞欲書而滯先喑  
吁此

殿下之所不忍聞小子之所不忍言而遂終混嘿則是自阻於仁覆之天而臣之情  
事永無可暴之日也茲敢大聲疾號泣呼陳懇惟

殿下哀憐而垂察焉噫壬午處分即我

聖上為宗國不獲已之舉也以大聖人之心行違權之道環東土大小臣民孰敢有  
異議於其間况臣之保全殘喘得至於今日者固非

殿下之洪恩高天厚地泰山深澤未足以踰此感激在臣報恩之道惟當信之  
如四時守之如金石至於傳萬世而無廢也假使恠鬼不逞之徒敢生希覬

之心肆發違宗之論而臣乃為憊患妄欲移易義理則是實為 殿下之  
罪人非特為 殿下之罪人亦將為

宗社之罪人皇天臨之在上 宗廟神靈質之在傍臣焉敢誣也至於喉院日記  
盡載其時事實無人不知無人不見者傳之聞者議之流布一世塗人耳目  
臣之私心哀痛殆窮人之無所歸也夫閭巷匹庶之有情理悲切者則終身  
哀痛如不欲生臣雖愚頑亦有此一腔不泯之心而若高臨貳機儼對百僚豈  
不有痛于心豈不有泚于頰乎若以為臣之哀痛或有碍於 殿下之處分云  
爾則此有不然者蓋 殿下之處分則天理之公也臣之哀痛亦人情之極也處  
分自處分哀痛自哀痛真所謂並行而不悖兩存而不傷者也若又以為非日

記無以憑信 慶分云爾則此亦有不然者夫國朝典故俱在簡牒金匱

石室藏之名山千秋萬代移動不得又安用日記為也嗚呼日記之存不存

殿下處分之如何而臣之所以自處者惟有遜避儲位沒身屏處只日三時恭修起居之職而已言至於此不覺腸摧而心裂顧天而無從也伏乞

殿下悲之矜之察之 巫收臣視政之命仍去臣儲貳之位以全終始慈覆之

恩不勝大願云

荅曰已悉諭更何諭此陳章與俄者下教同藏史庫

都承旨洪國榮上疏

伏以臣之是日即出身而逢 殿下之日也即告身而辭 殿下之日也去就

悲歡之際自不覺抑塞遲徊咫尺筵席多有未畢之言今又獻符 榻前歸身江外冒萬死更陳焉惟 殿下察之噫臣之受

殿下恩於古倫哉昊天罔極河海莫量猶屬例語臣不敢言而臣自受恩以來夙宵一念惟在毫分報效處禁圍藉玉靈者亦已多歲月矣要其歸不過為婦寺之忠休戚之義而已每以宗祊一念為臣不瞑之恨耿耿在心如不欲生昨年 慈殿特下大諭朝廷請卜賢門畢竟膺選乃在臣家臣竊自惟念臣即男子身耳無以為 殿下為後圖而臣妹既入宮庶幸其蠶斯繁疋贊我 三殿之喜寬我 聖明之憂臣福薄臣妹又昔而夫矣臣自厥後心神不安憂恐益甚者蓋以 殿下之春秋方盛 殿下之儲

嗣無地

殿下之國事惟艱 殿下之閭治同涯九今在庭之臣有二道理焉一以望中臺之  
誕育元良一以望 上念之廣及儲嗣夫何五六月之內 上無發落下無爭  
難特以臣處地自別恩寵太優惟以 殿下之聖明或拘於顏面羣臣之顯  
祝猶嫌於勢力迄此悠々國不亡幸矣嗚呼臣自 先朝知遇事 殿下幾年  
致使天下大計緣臣而泮渙臣之罪天神必殛之臣晝宵登對之際以此叩奏者  
幾繁矣辭既渴矣凡人臣之事君不在於求容悅媚在於其言之行不行臣  
之言乃天理之公 殿下違拂臣言者亦以臣身之在朝耳臣甘為 殿下負  
恩之人不敢為 先王得罪之鬼臣安得無今日之舉哉嗚呼臣亦有私情之

所可言者臣年今三十二矣為進士及第猶為不晚矣躬參國政手握兵權古  
有是否重之以門闈盈盛便一巨族清朝之用人如此私門之受福如此家安得無  
事國安得不受其憂是以臣於 殿下丙申三月初十日登極前一夜涕泣陳曰惟  
光武能成子陵之高臣固不及子陵而即下何讓于光武乎使臣為江湖一氓志願滿  
足矣 即下亦涕泣曰此時君可去乎差過數三年國事若有頭緒其時君其去矣  
臣拜伏受命遂隊隨行今又至數三年矣嗚呼想記有此言惟左承旨臣鄭民始  
亦嘗聞此也臣為敢誣也嗚呼從古任國事者何限而臣之任國事亦有異焉凡大  
小公事眉睫憂樂未嘗不知巨細聲味未嘗不與焉有人臣握此重負此大而終焉  
無事死於席者乎臣事 殿下以來惟有不欺心三字可幸無事至今矣貪戀不

去終致狼狽臣固不足惜而後之論者其不有議於君臣之際乎此臣之所以  
先武子陵事初仰陳於

殿下者也然臣無可執之義無端求去其亦不誠試以今日事言之臣固無可執之  
義乎臣不謀於家庭不言于卿士辦此違憲之事亦豈臣樂為也且臣於數  
日以來入則俯席而泣出則仰屋而吁有如將死之人惜其餘日之伏惟

聖明或領會也今日之見臣此舉者皆瞠然而驚曰彼夫也忽有此事是必得罪

國家而然也彼齷齪者安知臣心哉惟 聖明可諒察也 特借臣三字啣以卒

終始之澤焉都門一出終南便隔臣之耿耿如子戀乳臨紙嗚咽不知所云臣無任  
云々

### 有明朝鮮國議政府左議政尤庵先生神道碑

公生於大明萬曆丁未獲末命于 肅廟己巳是崇禎紀元之六十有二年也事我  
仁祖孝宗顯宗肅宗四朝官至議政府左議政謚文正學者稱尤庵先生暇食文  
廟後又追配 孝宗室廟庭公夙契儒者之學允於性命蘊奧靡不潛究力蹟  
外內交修動靜無間其用工也積累純熟其收效也剛毅精密又眷於春秋大  
義以明理正倫尊萃攘夷為己任嗚呼時則丁城下之著惟我 孝宗大王西  
寐英豪奮發有刷恥之念進公于朝廷置帷幄俯勤仔肩之托密勿訐謨外  
人莫有得以知之者公亦受命屏營期效盡悴之義而仙馭遽昇 聖志未  
伸嗚呼天實為之謂之何哉者非欺公墓以公道意封前不立石後九十年已

友廷臣有言于寡人曰自古帝王尚於勲舊躬為之冢首况先賢之隧乎予  
乃書公碑面著為文叙公之蹟嗚呼是謂有時存尊者乎又可謂有曠世  
之感歎公名時烈系出恩津之宋少師文元公金長生長生之學自於文成公  
李珥云爾 銘曰是惟先正之宅後之人其可式

副司直徐命善上疏

伏以 聖躬受陰陽之休實筭躋無疆之域 玉候日漸有旺  
精力愈久益健此誠東方臣庶相與蹈抃之慶而惟我

聖上臨御已五十載勤勞如一日民國之憂殆愷於宵旰而機  
務之煩或有妨於願養綯 先朝之故事有今日之 聖教惟此  
代勞之舉實出為國之意其至誠惻怛之 教有足以感神明  
字豚魚而今之大臣者固宜詳悉其言慎重其事使 國體增  
重 睿心小安而臣伏聞前月二十日入 侍時左議政洪麟漢  
敢以東宮不必知之說肆然陳達於前席云謂儲君不能則

當作何如人也。亞聖敬君之義，雖難責之於此人，而其無嚴放肆則極矣。常參時前領議政韓翼，墓左右無足憂之說，又何以妄發也。身居首相之位，質言闡豎之事，古之大臣亦有是。否至於伊日，所奏自內為之，臣不爭執之說，尤萬萬驚駭。今此聖教在國家，為何許大事而秘之於宮闈之內，行之於深嚴之中，萬姓不得知，八方不得聞，則其可曰國有人乎。嗚呼！殿下今日之舉，明正磊落，卓越千古，誠心懇惻之旨，藹然於辭教之間，而噫彼職忝具瞻者，看作虛文，假歸專以彌縫為事，使殿下之苦心，至德點而不

章，豈不痛哉。武侯之言曰：「宮中府中俱為一體，小事猶然，況此莫重莫大之事乎？」其言雖出於無識，其事實歸於不忠。國事如此，大臣又如此，而側聽屢日三司之地，無敢言之人，臣不勝痛哭太息之至。手自封章，躬詣闕下，齋心虔誠，仰瀆崇聽，伏乞聖明赫然振發，誕降明命，亟正大臣之罪，使國家大事務歸尊重之地，千萬幸甚。

花爛春城萬化方暢，光風霽月淨無氛埃。鳳舉千仞，飢不啄粟。鴻鳴水國，飛必含蘆。雪滿窮壑，孤松特立。青天白日，廓乎昭明。泰山喬嶽，萃乎高大。北海南溟，浩無涯岸。

成三問字謹甫弭梅竹軒生於洪州魯隱洞其外家也始  
生時空中有問生乎者故名為人詼諧放浪喜談讔坐卧無  
節外若無持內志堅確有不可奪之志云赴燕題夷齊廟  
曰當年叩馬敢言非大義當<sub>二</sub>白日輝草木亦沾周雨露  
愧君猶食首陽薇

魯山在寧越每登觀梅樓夜坐使人吹笛聲達遠村又  
於愁寂樓上咏短句云月白夜蜀魄啾含愁情倚樓頭  
甬啼悲我聞苦無甬聲無我愁寄語世上苦勞人莫  
莫登春三月子規樓 又有詩曰一自冤禽出帝宮孤

形隻影碧山中假眠夜<sub>二</sub>眠無假窮恨年<sub>二</sub>恨不窮聲斷曉岑殘  
月白血流春谷落花紅天聾尚未聞哀訴胡乃愁人耳獨聰

唐陵君洪純彥 宣廟朝譯官也少時隨使臣赴京到通州夜遊青  
樓謂酒姬曰願得羨娥度此良夜幣銀多少不須論姬曰此間  
有士族家女年纔六<sub>十</sub>時未經人遂引一丈鬟而來仙姿綽約縞衣  
草<sub>二</sub>洪問之女低頭歛容而對曰妾之父母浙江人因仕宦寓  
居京師不幸遭癘父母俱沒一身零丁返葬無路非不知倚市  
之可恥而要得例贈之錢以為喪葬之需誠不得已也仍嗚咽  
泣下洪愍之問所費幾何依其言以銀百兩贈之一行笑洪之

仁三十餘年後萬曆甲申隨黃芝達或以宗系下誣事赴京  
到皇城外見朝陽門前帷幕連雲有人來言石侍郎夫人要  
見洪判事洪不知所以既入不敢仰視夫人曰君不知我耶蒙  
君高義得以返葬父母何敢忘也盛備酒饌以饋一行宗系  
污穢至此行始得快雪會典所載特令贍示此固使臣善為  
周旋之致而夫人之故侍郎亦宣力云逮竣還夫人贈以五色  
錦緞各二十匹末端刺成報恩緞三字京中人買錦者皆歸  
洪家仍名洪所居洞為報恩緞洞厥後洞名年久訛傳云  
成三問赴京時有人以白鷺障子求詩而不示其本公走

筆先成二句後出示乃水墨圖也遂足成詩曰雪作衣裳玉  
作趾窺魚蘆渚幾多時偶然飛過山陰縣誤落羲之洗  
硯池其人大驚

俞應字武人即六臣之一也平日有詩曰良馬五千嘶柳下  
秋鷹三百坐樓前其氣像可想矣

蘭雪許氏正字金城立之妻為近代閨秀第一早夭有  
詩集行世平生琴瑟不諧故多怨思之作其採蓮曲曰  
秋靜長湖碧玉流荷花深處繫蘭舟逢郎隔水投蓮子  
遙被人知半日羞



桂娘者扶安賤倡自號梅窓嘗有過客聞其名以詩挑  
之娘即次韻曰平生不學食東家只愛梅窓月影斜詞人  
未識幽閒意指點行雲夜自多其人悵然而去娘平日喜  
琴與詩死以琴殉葬云

大同江鄭知常兩歌長堤草色多送君南浦動悲歌大同  
江水何時盡別淚年々添綠波

浮碧樓鍊光亭百祥樓統軍亭皆闕西名勝其題詠最  
佳者李穡浮碧詩曰城空月一片石老雲千秋金黃元  
鍊光亭舊基詩曰危城一面溶々水大野東頭點々山

高麗忠肅王百祥樓詩曰草遠長堤青一面雲低列岫碧千頭柳成籠  
統軍亭詩曰日落青齊界雲橫鞞鞞山

原州人元天錫自號耘谷見麗季政亂隱居雉岳山下一意韜晦  
按部錄於軍籍不得已赴試一舉中進士亦不肯仕退歸鄉里與牧  
隱諸公往來酬唱傷時感慨 太宗徵時嘗受業屢召不赴  
太宗為枉其廬天錫避不見 太宗只召其當時嬰婢賜之倉物  
而返鄭寒岡觀察江原祭耘谷墓曰山有薇蕨可以無飢室有琴  
書可以自怡聘幣慙懃星宿雍容千古空山一縷清風  
智異山有老髡於山石窟中得異書累帙其中有崔致遠所

書詩一帖十六首今逸其半求禮倅閱君大倫得之見其筆跡  
則真致遠筆而詩亦奇古甚可珍也詩曰東園花開洞壑中別有  
天仙人推玉枕身世歛千年萬壑雷聲起千峯兩色新山  
僧忘歲月惟記葉間春雨餘多竹色移坐白雲開寂々因  
忘我松花枕上來春來花滿地秋去葉飛天至道離天字元  
來在目前澗月初生處松風不動時子規聲入耳幽興自應知  
擬說林泉興何人識此機無心見月色默々坐妄歸客旨何  
勞舌江澄月影通長風生萬壑赤葉秋山空松上青蘿結澗  
中流白月石泉吼一聲萬壑多飛雪

波潭尹綉先過嬋娟洞詩曰佳氣何處又黃昏荊棘蕭々擁墓門  
恨入碧苔纏玉骨夢來朱閣對金樽花殘夜雨香無跡露濕  
春蕪復有痕誰識洛陽遊使客半山斜日吊芳魂權石洲鞞  
詩曰年々春到色荒墳面似新粧葉似裙無限芳魂飛不斷祇  
今為雨更為雲

浮碧樓車天輅山左春風立馬大江流倚劍雄心拔死灰宇宙至今  
餘白首樓臺何處隔黃堤遺墟地老山高下曠野長天鳥去來  
二十一年真一夢詩思舊跡儘生哀車雲輅浮碧層樓接絳河  
朝天猶記石盤陀雲橋歷落拋金輦霧窟銷沉新玉珂半壁寒

花爭錦繡幾年芳草闔綾羅僧歸蕭寺客回棹千古興亡愁奈何

李安訥東岳

蘭舟曾傍此江濱今上層樓瞰夕曛彩棟拂霞紅縹緲香烟籠  
渚碧氛氳身如華表千年鶴人作陽臺一段雲官酒易醒征路  
迥採菱新調不堪聞 李植 澤驪駒在路且停留扶病強登  
城上樓二下長江碧於玉樓頭賞景涼如秋漁村歷口人倚岸  
芳樹青上客繫舟日暮萬峯攢刺眼五雲何處是神州

練光亭李殷相七日仙亭宿黃花九月秋斜陽貝水上獨泛

李子膺月舟

鄭業憲礪臨終作詩曰一生讀盡萬卷書一日飲罷千鍾酒高  
談伏羲以上事俗說生來不掛口顏回三十稱亞聖先生之  
壽何其久

揚蓬萊士彥月出峯詩曰高懸水鏡三千里一洗乾坤萬古心  
車五山天輅詩曰銀河曙色通三界玉斧清輝滿八都語皆  
奇爽

李達洪州人副正李秀威畜州妓所生者其詩為一時膾  
炙田家詞曰田家少婦無夜食雨中刈麥林中歸生薪  
帶濕烟不起入門兒子啼牽衣寒食詞曰白犬前行黃犬

隨野田草際塚纍々老翁祭罷田守道日暮醉歸扶小兒  
前朝僧禪坦谷城人其早春詩曰管絃聲碎竹外澗水墨  
點烟中山立馬停鞭望復望倉庾上下春風端

光廟朝成三問臨死將出門顧謂左右臣僚曰若輩佐賢主  
致太平三問歸見故主於地下臨載車有詩曰擊鼓催人命  
登車回首日欲斜黃泉無客店今夜宿誰家其女兒年五六歲  
隨車而哭誦三問顧謂曰我男必盡死汝女也必生居其  
奴泣而上之酒三問俯而飲之有詩曰食人之食衣人衣素  
志平生莫有違一死因空忠義在 顯陵松柏夢依依

朴議政元亨 世朝人三為遠接使以風裁見稱其子安性生日獻  
壽公口占曰今夜燈前酒數鄉汝年三十二青春吾家舊物  
惟清白好把相傳無限人此詩有勸勉警飭之意可謂子弟  
教法也

浮碧樓奇大升高綿繡山前寺大同江上樓江山自空往事  
幾春秋粉壁留佳句塵崖記勝遊扁舟不迷路余亦泝清流  
李珣粟箕城東畔月江頭中有縹緲之飛樓青山一望何衣袂  
白雲千載空悠悠 猩袍仙子此時過隣馬天孫何處遊玉簫  
吹徹彩雲盡古國烟波人自愁

望日軒金壽恒欲喜見新亭結構工西闕形勝此為雄龍灣  
襟帶難專羨薩水樓臺亦下風望眼欲窮千里外騰身如在  
半天中在君葵悃常傾日故闕軒窓正向東

吳道一坡西年來藻墨久拋空濟勝難誇筆力雄故國興亡還  
感淚異鄉登眺况秋風長烟落照蒼茫外畫閣層城隱暎中  
他日續成輿地志此軒品題冠吾東

練光亭粟谷練光高閣臨江渚十里平波寒鏡開喬木邀看  
白鳥沒古城迥控青雲回舉手遐思揖喬晉掛帆直欲招登  
歲當風披氅動霞酌落日為我猶徘徊

李滉滉縹緲城頭翼瓦齊登臨惟覺遠山低殘雲返照迎初  
席玉笛瑤琴送早鷄檻外長江橫似練空中明月近堪梯唐公  
此意真先得恰把亭名二字題

大同江鄭知常雨歇長堤草色多送君南浦動悲歌大同江  
水何時盡別淚年上添綠波

權鞞州石年上長作異鄉遊倚徧天涯處上樓南走刺看方丈  
色西來又渡貝江流征途漠上塵生眼身事悠上雪滿頭此  
夜好懷上不淺直教從事到青州

鄭民秀落拓士也嘗遊朴淵瀑布衣冠藍縷負杖而至有儒士

多集侮其為人謂曰汝能作詩乎民秀書曰飛流直下三千尺  
疑是銀河落九天諸人冷笑即尾之曰謫仙此句今方驗未必廬  
山勝朴淵乃大驚上座而敬之

雜記曰申叔舟以元帥北征深入虜境虜乘夜來攻燕中喧呼叔舟  
堅卧不起召幕僚口占云虜中霜落塞垣寒鐵騎縱橫百里間  
夜戰未休天欲曉卧看斗牛正闌干士見其安閒賴以不擾云  
隆慶年中有題詩濟川亭曰曾見先朝種李辰花開一十二  
回春詩題華表千年柱淚洒青山一掬塵風片曉鍾神勒寺  
烟沙晚笛廣陵津清秋叩柁驪江去樓上何人識洞冥

萬曆己酉西泖柳根迎熊化天文到箕城舟遊南湖熊丈先製詩  
曰來往成塵跡江山自勝遊盛衰多感慨今古一沉浮積水通  
馨極晴雲結蜃樓趁茲風月好但醉莫深愁西泖詩曰古國  
千年地清樽半日遊雨晴雲葉散風急浪花浮赤壁蘇仙月  
青山謝眺樓江南宛相似莫作異鄉愁



